

# 日本對美國同盟戰略之調整： 威脅平衡視角之探討

蔡東杰

特聘教授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盧信吉

博士後研究員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 摘要

針對後冷戰時期環境變遷，在 1996 年通過「美日安保共同宣言」，日本並於 1999 年根據新防衛指針制定「有事三法」後，不僅 2005 年美日「2 + 2 協商」達成「共同戰略目標」，繼 2006 年提出「實施整編之美日路線圖」將安保對象擴及全球反恐，美日更於 2015 年公布新版「防衛合作指針」，做為 21 世紀同盟轉型的綱領性文件，其結果除了可能擴大雙方防衛合作範圍之外，主要來自中國之外部威脅感上升，一方面成為安倍政權 2012 年以來持續擴軍與配合美國推動印太戰略布局之背景，至於全球結構變遷與美中互動後續發展，亦可能影響美日同盟之下一階段內涵。

關鍵詞：威脅平衡、中國崛起、日美同盟、同盟戰略

# Adjustment of Japan's Alliance Strategy: Perspective of Balance of Threat

**Tung-Chieh Tsa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Hsin-Chi Lu**

Postdoctoral Fellow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Since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in 1996 and adoption of the Three Emergency Related Laws in 1999, US-Japan relations began to improve rapidly. Not only did the “two plus two dialogue” in 2005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n strategic scope that extends beyond the Asia Pacific and mentions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2006 “realization of the revised US-Japan roadmap” further expanded the objective of the joint alliance to global anti-terrorism. Such moves suggest that Japan will be completely embedded in Washington’s global strategy and its main task will be to complement US strategy and contain the rise of China. As the level of external threats which mainly from China increase and Japan continues its military expansion under the Abe administration, the US-Japan alliance can be expected to adjust accordingly as well.

Keywords: *Balance of threat, China rise, Japan-US alliance, Alliance strategy*

## 壹、前言

儘管在美國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因珍珠港事變對日宣戰後，美日兩國直到 1945 年 8 月均處於戰爭敵對狀態，隨著戰後美國占領日本以及尤其韓戰在 1950 年陡然爆發，在日本未完全收回主權的情況下，雙方首先在 1951 年 9 月《舊金山和約》簽署日同時簽訂了一項《安全條約》，正式為軍事同盟關係鋪路，並於 1960 年修正為《美日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美日安保條約），從而建構了迄今長達 70 年的同盟關係。

從某個角度來看，前述同盟最初乃美國建構戰後世界與區域秩序安排之一環，未必全然基於雙方互利，因此，至少在 1959-60 年修約過程中曾在日本內部引發激烈辯論乃至大規模示威抗議浪潮，成為戰後最大規模社會運動，不僅迫使岸信介內閣下台與艾森豪取消訪日，1970 年續訂條約時再度引發抗爭活動。基於冷戰權力結構現實及其後內涵變遷，一方面美日曾於冷戰後期的 1978 年與後冷戰時期的 1997 年兩度制定防衛合作指針，針對同盟運作方向進行微調，另方面則日本完成戰後重建與經濟迅速發展，在提升國力之餘亦浮現更多自主利益思考，加上 1990 年代「假想敵」消失（蘇聯崩解與中國崛起尚未明朗化）帶來的結構性影響，都促使日本不斷重新審視與反思此一同盟的未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全球與區域環境持續迎來重大變化，美日雙方在 2015 年又制定了新防衛指針，雖顯示彼此存在維繫同盟之共識，從原先「美主日從」浮現逐漸朝平行結構邁進之跡象，不僅日本在同盟框架中的自主性有所提升，其戰略思考或將為同盟未來提供更大的影響力。

面對此一新的轉折發展，為深入理解日本自身國家安全思考重點，對美日同盟未來之可能安排，以及在外交合縱連橫中面臨之挑戰，除了針對政策內涵進行文獻分析，本文將聚焦「同盟戰略選擇」，由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威脅平衡研究途徑切入，在簡單回顧並檢視理論之餘，試圖從更動態之周邊環境與現實利益評估角度，瞭解日本下一階段對美國同盟政策之可能脈絡。

## 貳、國際現實主義發展脈絡之遞衍

### 一、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及其互動

以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歷史（尤其是歐洲部分）發展作為觀察基礎，現實主義者（realist）向來將其國際關係研究聚焦於所謂「權力」（power）論述，認定國家行為者普遍傾向透過追求並累積權力，換取在國際殘酷考驗下的存活機會；<sup>1</sup>據此，其辯證主軸集中於「權力」的定義、運用、策略或效果，尤其是將權力之思考與運用融入國家行為者之決策過程與具體作為。然而，權力運用顯然並非只是某種「主觀」認定下的結果，行為者對「客觀」國際現實狀態之檢視與判斷既同樣重要，此一外部變數亦經常被描述為「無政府狀態」，亦即因為不存在高於各國之權威，致使國家行為者必須自力更生，尋找在此不確定環境下存續的最大機會。由於「無政府狀態」同時暗示國家行為者的權益除「自救」外沒有其他司法保障，在高度危機意識感導致手段選擇缺乏道德篩選的情況下，從而不斷浮現並形成現實主義者所稱之「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sup>2</sup>

除了國家行為者個別擁有之權力外，具結構性特徵的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乃影響國際關係的最重要環境變數。<sup>3</sup>例如世界大戰結束後，在 1950-80 年代形成的世界就被認為具有「兩極體系」（bi-polar system）特徵；<sup>4</sup>前述結構特色不僅制約了多數國家的外交決策與對外行為，高度重視此一結構變數的看法通常也被稱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無論如何，在冷戰隨著蘇聯於 1991 年崩解而告終結後，表面上由於美國的相對力量看來如此強大，以致部分學者認為此種優勢至少可持續幾十年，甚至「單極體系」（uni-polar system）來臨也是可預期的。<sup>5</sup>

<sup>1</sup> William E. Scheuerman, *Hans Morgenthau: Real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sup>2</sup> John Herz,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4, 2003, pp. 411-416;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p. 587-623.

<sup>3</sup>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James L. Ray, *Global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pp. 515-517.

<sup>4</sup>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9), p.76.

<sup>5</sup>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 Michael Brown et al.,

當然，與此相對的保守看法並非不存在，<sup>6</sup> 美國所謂「單極霸權」事實上也有明顯力有未逮的例證（尤其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陷入泥沼後），一方面不啻削弱了由霸權主導國際體系的制約性，也讓原本受結構約制的國家自主性有了伸展空間；由此，為更有效解釋部分大國外交政策偏離體系要求的現象，現實主義乃被迫引入更多國內政治、文化觀念與地緣位置等新變數，其中，由於觀察焦點更多地從體系層次轉向國內利益思考層次，此種新理論方向也被稱為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sup>7</sup>

倘若回頭檢視傳統現實主義的主張，尤其是 Hans J. Morgenthau 的假設，<sup>8</sup> 或許不難發現，其針對行為者在自然環境中的競爭結果相對較為悲觀；非但政治受限於人性深處客觀規律，致使行為者與環境之間充滿牽制與羈絆，領導人根據自訂權力目標與利益內涵而行動，亦未必全然符合「理性」，除此之外，「生存」被設定為所有國家行為者之最基本目的與核心利益，不僅經常被擴大詮釋，且因抽象和普遍道德原往往不適用於國家，從而讓手段選擇充滿「道德風險」。更重要的是，為了生存而追求自我保存固然是邏輯下的結果，很顯然，即便擁有相對較多權力要素的國家，也未必能滿足自保目標，由此讓建立同盟（alliance）成為某種替代選項。問題是：相較追求生存，同盟既是一個政策選項，也應有其催化性起點。對 Morgenthau 等古典現實主義者而言，同盟乃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下的自然條件反射，<sup>9</sup> 也就是國家行為者面對國際均勢可能被打破以致影響其生存時的選項，但此種說法很難進行操作性觀察；對此，例如以 Stephen Walt 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者，便在冷戰後期轉而更重視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影響，至於在冷戰結束後，面對聯盟

<sup>6</sup>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p. 305, 309.

<sup>7</sup> See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9); Zbigniew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sup>8</sup> See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3, 2000/2001, pp. 131-132.

<sup>9</sup> Hans J. Morgenthau, revised by Kenneth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2005).

<sup>9</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 192-203.

特徵呈現出的新變化，尤其因蘇聯瓦解導致威脅頓失的影響，例如 Randall Schweller 便從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角度出發，<sup>10</sup> 說明國家在均勢穩定且未必面對威脅的情況下，仍可能以考慮自身利害關係為前提，與強權結盟以獲取和確保利益。

## 二、威脅平衡概念之論點與視角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條件反射性的權力平衡假設，無論威脅平衡或利益平衡雖然都為國家選擇同盟政策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觀察假設，但若回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前提，至少就邏輯而言，威脅平衡還是更具「一以貫之」特徵，至於利益平衡則不啻有部分自由制度主義的影子。

Stephen Walt 在《聯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s）書中試圖解答：「國家為何結盟」這一問題，從而引導出所謂「威脅平衡」概念。<sup>11</sup> 相較傳統上將同盟視為制衡特定國家或聯盟之「不對稱」手段之一，儘管美國在冷戰後期或後冷戰時代中擁有強大實力，顯然並未出現「權力平衡」之邏輯預測結果，亦即未有其他國家組織了一個廣泛的反同盟以平衡美國的權力，對此，Walt 指出或許「威脅」是比「權力不對稱」更關鍵的變數，並提出 4 項威脅構成要件：<sup>12</sup> 首先是綜合實力（aggregate power，包括人口、工業與軍事能力、技術水準等），此一實力不僅將成為決定制衡或追隨強者的動因，一般來說，一國綜合實力越強，對他國構成之潛在威脅亦愈嚴重；其次是地緣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亦即與本國鄰近的國家，比距離相對遙遠的國家更可能構成安全上的威脅；第三是進攻實力（offensive power），也就是將國家綜合實力與地理條件等要素轉化為軍事攻擊的潛在能力（例如有效動員大規模軍事能量），當其他要素相同時，進攻能力強大者更可能形成威脅並促使他國產生制衡動機；最後是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一國顯示出的侵略意圖越強，越可能促成同盟成立，對前述意圖之認知乃同盟成立最關鍵因素。

<sup>10</sup>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 72-107; Randal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59-201.

<sup>11</sup>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p>12</sup>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22-25.

Walt 指出，事實是國家未必會單純針對體系內權力消長而改變其政策，必須視其他國家的政策意圖與行為而定；如果崛起中的區域強國具有挑戰現狀之意圖，則相關國家將針對此一威脅採取平衡或圍堵政策，以防範體系秩序與穩定遭到挑戰；換言之，國家的平衡行為（balancing behaviors）並非僅僅針對國家之間權力消長而來，而應該理解為面對威脅時的認知反應，從而也回歸了現實主義重視權力鬥爭（struggle for power）的傳統觀點，並修正新現實主義者將體系結構制約凌駕於國家外交政策的想法。<sup>13</sup> 至於因感知安全「威脅」所進行的同盟，可分為扈從（bandwagoning）與制衡（balancing）兩類，前者指交好威脅來源國以便轉移威脅，或在該國未來獲勝時分享利益，後者則接近傳統權力平衡假定，指為了避免受強國侵犯控制而展開結盟。於此同時，Walt 也探討了大國與中小型國家應對威脅時的行為差異，相較後者主要關注自身生存安全，大國則可能採取積極平衡或限制對手收益的政策，又或者採取某種容忍性調適交往政策（policies of accommodation or engagement），以使得其趨於支持現狀；即使假想敵地位與權力尚不及已。<sup>14</sup>

近年來，無論美國或日本，「中國威脅」（China Threat）概念既充斥於其安全報告中，往往也是它們設定與調整自身戰略布局，乃至決定彼此互動模式之思考邏輯與政策正當性來源。在此，本文試圖以日本為例，分析它在冷戰結束後如何重新定義自身國家安全威脅內涵，並據此調整與美國的同盟框架以及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方向，希望有助於瞭解並預測其未來同盟策略之發展。

## 參、日本同盟策略選項與檢證

### 一、中國崛起與美日同盟之調適回應

根據 Stephen Walt 在「威脅平衡論」框架下，運用國家行為者「位置」（物質因素）與「身分」（非物質因素）來觀察國際關係變化的

<sup>13</sup>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59-60; 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p. 49-88.

<sup>14</sup> Maria Papadakis and Harvey Starr,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Small St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James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409-422.

分析視角，如何應對近期日趨明顯之「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不啻當前西太平洋或東亞主要國家之戰略佈局思考核心，尤其著重它對區域權力平衡造成之衝擊，<sup>15</sup> 特別是諸如「新絲綢之路」或「一帶一路」等新的政策概念，或暗示中國已將其戰略布局從歐亞大陸邊緣擴及其心臟地帶，甚至愈來愈趨向與俄羅斯聯手構建新的歐亞大戰略，<sup>16</sup> 致使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在 2013 年針對「中國與中亞關係」舉行的聽證會中，<sup>17</sup> 便指出近期中國大量資本輸出將很可能在控制中亞經濟後，使其得以對該地區政治發展施加重大影響，因此強調並建議美國必須在亞太地區有所作為。<sup>18</sup> 事實上，在 2013 年「一帶一路」概念浮現後，隨著 2014 年推動建設工作會議並組織工作小組、2015-16 年推動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2017 年起定期召開國際高峰論壇等，不僅政策積極性持續提升，也為既存霸權美國與周邊國家（包括日本）帶來一定程度之壓力。

除此之外，鑑於新型大國關係乃中國對美國追求「對等外交」（diplomacy for equality）的結果，亦即目標是向美國「爭平等」，儘管從北京角度來說，此一政策頂多是希望「分享」頂層地位而非「挑戰」霸權，但因「修昔底德陷阱」本即源自作為美國外交指導原則、從零和競賽出發的現實主義邏輯，<sup>19</sup> 這意味著中國必然是美國領導下

<sup>15</sup> Rommel C. Banlaoi,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Summer 2003, pp. 98-107; Elizabeth Economy,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5); Evelyn Goh,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 2007, pp. 809-832.

<sup>16</sup> 趙葆珉，〈回歸歐亞大陸：中國大戰略轉型〉，《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2 期，2012 年 3 月，頁 101-109；李興等，《亞歐中心地帶：俄美歐博弈與中國戰略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2013 年）。

<sup>17</sup> "China's rapi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ces in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hearing before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and Emerging Threats, April 16 2013, Serial No. 113-22, <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3hhrg80462/pdf/CHRG-113hhrg80462.pdf>

<sup>18</sup>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Strategic Forum*, No. 231, April 2008, <https://www.files.ethz.ch/isn/55111/SF231.pdf>.

<sup>19</sup>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的現狀「挑戰者」。據此，中美關係不僅是「當前世界主要國家中矛盾最深刻的一對關係」，<sup>20</sup> 由於將中國視為「正在崛起且不滿當前國際秩序現狀之大國」，即便優勢正逐漸消失，亦很難想像美國選擇採取放棄領導權的政策。當然，這未必暗示雙方必然爆發大規模衝突。尤其在具有濃厚相互依賴特徵的全球化環境當中，例如 Susan Shirk 便指出，「中美經濟日趨相互依賴，扭轉了中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思考方向」，尤其「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更使中國必須小心維護與美國這位大買家的關係」；<sup>21</sup> 儘管如此，美國日益惡化的財政負擔顯然正衝擊著前述關係，結果首先是讓雙方地位更加「平等化」，並使華府對中國戰略作為透露出「硬的更硬，軟的也硬」的新走向，無論強化區域軍事部署措施或不斷擴大演習規模、藉由超強話語權在東亞與全球繼續形塑「中國威脅論」氛圍，乃至 2018 年正式發起「貿易戰」等，無疑都反映出美國對當前現實發展之某種焦慮感。<sup>22</sup>

對日本而言，儘管在經濟（泡沫困局）與政治（政黨輪替）因素牽絆下，日本在中美之間的戰略選擇一度有所遲疑，日本最終仍選擇了強化美日同盟的道路，例如 2012 年版《東亞戰略概觀》報告中便強調，日本應設法實現「動態日美防衛合作」、加強自衛隊在西南諸島力量，推進並構築日美韓和日美澳安保同盟網絡，同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擴大國際裝備合作等。<sup>23</sup> 總的來說，當前美日雙邊關係呈現以下 3 個新特徵：首先是假想敵由冷戰時期的蘇聯轉為目前的中國；其次，聯合行動由保守防禦轉趨積極，甚至暗示先制打擊之可能，這可以從雙方於 2015 年通過一份「新防衛指針」以及日本在 2016 年正式實施《新安保法》以落實「解禁集體自衛權」看出；第三則是雙方互動更趨於平等，不僅回應日本自 1980 年代以來推動「普通國家化」長期追求的「平行外交」目標，也反映出美國受困於

<sup>20</sup> 王緝思，〈中美關係：尋求穩定的新框架〉，收於王緝思總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香港：和平圖書公司，2006 年），頁 313。

<sup>21</sup>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0-251.

<sup>22</sup> 根據美國官方說法，貿易戰源自主要反映於逆差之「不平等貿易結果」，根據其官方數據，美中自 1985 年起出現貿易逆差，分別在 1990、2002、2005、2012 年跨過 100 億、1,000 億、2,000 億與 3,000 億大關，2017 年來到 3755 億美元，甚至 2018 年還在貿易戰中創下 4192 億美元的歷史最高點。

<sup>23</sup>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2,” 2012, [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east-asian/pdf/2012/east-asian\\_e2012\\_07.pdf](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east-asian/pdf/2012/east-asian_e2012_07.pdf)

金融海嘯與國內財政壓力的現實，因為可以從美日安保體制轉型中看出（尤其在超越「周邊有事」規範之後），日本扮演角色將逐漸吃重，美國需要日本的協助，不再只是「專守防衛」。<sup>24</sup>

從某個角度來說，「安倍外交」其實頗接近所謂「小泉外交」，差別在於小泉純一郎希望利用美國 George W. Bush 時期的「全球反恐」，提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間接遂行「正常國家」的建構，安倍則藉由呼應 Barack Obama 之「再平衡」戰略，將美日同盟引導擴大與南韓、澳洲、印度等美國亞太安全盟邦之連結，並以此為正當性來源，實現自中曾根康弘時期以來的「戰後政治總清算」目標。<sup>25</sup>事實上，安倍在 2006 年底首度執政時，便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新方針，目標則在聯合亞太各國與日本共畫一道同盟弧線以建構隱性之「中國包圍圈」，2012 年再度組閣後，新口號改成「自由海洋之弧」，不僅在戰略上與美國愈發接近，目標還是構建一個「中國包圍圈」。<sup>26</sup>2017 年，安倍在前述構想上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希望將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區作為重視自由、法律和市場經濟的場域，推動基於國際法的基礎建設、貿易投資和海洋安全合作，<sup>27</sup>在 Trump 於同年 11 月在 APEC 中也宣示將推動「印太戰略」後，外相河野太郎 2018 年 4 月在內閣會議上進一步報告日本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主要精神為讓「法治」在此地區紮根，並宣稱將在確保海上交通安全和改善法律制度方面援助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協助加強其海上執法機構的能力，儘管 2018 年底安倍在出席 ASEAN 與 APEC 高峰會時將前述戰略改稱「印太願景」（Indo-Pacific Vision），配合美國在南海反制中國之意味大致上仍相當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周邊軍事行動加大與美國強化反制，日

<sup>24</sup> 〈解禁集體自衛，日承認專守防衛概念轉變〉，《中央通訊社》，2015 年 6 月 1 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6010439-1.aspx>。

<sup>25</sup> 〈安倍展開日本戰後外交總清算〉，《日經中文網》，2018 年 11 月 13 日，<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2991-2018-11-13-05-00-40.html>。

<sup>26</sup> 蔡東杰，〈安倍新政權時期：外交戰略轉型〉，收於李世暉等著，《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6 年），頁 98。

<sup>27</sup> Michael D. Swaine,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 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u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

本一方面在 2019 年修改航空自衛隊緊急升空標準，針對從福建起飛的所有中國戰機加強應對措施，在同年 5 月與美國、印度、菲律賓於南海展開聯合演習後，美國、日本與澳洲再度於 2020 年 7 月於菲律賓海進行演習，美日兩國也在同盟屆滿 60 周年之際誓言強化雙邊關係。

## 二、近年日本官方白皮書內容檢視

具體來說，近年日本對於自身安全之威脅認知，可以從官方出版《防衛白皮書》（日本の防衛）內容一窺究竟。例如 2018 年版白皮書共 441 頁，分為「圍繞我國的安全保障環境」、「我國的安全保障，防衛政策與日美同盟」，「徹底守衛國民生命，財產和領土，領海，領空的活動」等 3 部分；<sup>28</sup> 其中，針對中國軍事發展部分延續過去幾年指責北京軍費用途欠缺透明化的看法，特別指出其軍事已加入「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等政治項目，至於在軍事威脅感受之描述，則包括中方在釣魚台（尖閣諸島）周邊軍事活動之質量提升與定期化，並列舉中國核潛艇自 2004 年起頻繁進入日本領海、軍艦在 2013 年違反國際法對日本護衛艦實施火控雷達照射、以及 2018 年轟 6 戰機進入日本海上空等記錄。

接著，2019 年版白皮書分為 4 大部分，內容包含「圍繞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防衛政策」、「日本防衛三大支柱（為達到防衛目標的手段）」，以及「防衛力量的核心要素」等。<sup>29</sup> 與過去相同之處，在於論述日本外部國際社會變遷描述佔了白皮書前兩部分，至於差異處則在於將日本國內應對措施分別列舉為防衛支柱與核心要素，其中，第三部分包含美日同盟與多邊安全保障合作等，另一部分則列舉資源、人力調派等內部舉措。中國部分，則主要描述其軍改後續進程，尤其重視其飛彈能力發展與愈趨頻繁穿越第一島鏈之活動，以及透過「一帶一路」經濟構想擴大影響力並為中國軍隊前進印度洋與太平洋鋪開道路；如同防衛大臣河野太郎所言：「中國正迅速增加軍事支出，因此我們必須有更多版面加以描述」，他也直接指出中國軍力加強已成為日本主要威脅，勝過北韓核武以及與俄羅斯

<sup>28</sup>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8,” 2018,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8/DOJ2018\\_Full\\_1130.pdf](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8/DOJ2018_Full_1130.pdf)

<sup>29</sup>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9,” 2019,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9/DOJ2019\\_Full.pdf](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9/DOJ2019_Full.pdf)

的領土紛爭。

2020 年版白皮書同樣分為 4 大部分，<sup>30</sup> 包括日本周邊安全保障環境、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防衛政策、日本防衛三大支柱，以及防衛力量核心要素等，除了將防衛概念的說明區隔為內外層次，並列出當前疫情之影響外，針對中國方面則指出其軍隊現代化目標是讓解放軍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一流軍隊」，至於其不斷駛入釣魚台周邊海域，「執拗」企圖片面改變現狀之嘗試，不斷透過散布假訊息進行宣傳工作，以及台海兩岸軍事平衡已朝對中國有利方向傾斜之發展，加上正試圖利用全球肺炎疫情建立「有利於己的國際秩序」等，都不啻使其成為區域安全最大挑戰。

檢視 2018-20 年防衛白皮書內容，顯見日本對當前國際環境與秩序內涵充滿不確定性，包括大國（美中對抗）結構變遷、先進科技（假訊息）的影響、崛起大國（中國）挑戰現狀加劇，乃至非傳統安全（新冠病毒）侵擾等，一方面深化了日本的周邊安全威脅，至於印太地區依舊缺乏有效安全保障機制，以及灰色地帶議題之常態化與可能出現突發惡化等，更必須持續關注。對此，日本其實早在 2012 年版白皮書中便強調，應設法實現「動態日美防衛合作」並構築日美韓和日美澳安保同盟網絡，同時提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擴大國際軍事裝備合作等建議。除此之外，隨著 1995 年「中國威脅論」開始浮現，防衛研究所一方面自 1996 年起每年發布《東亞戰略概觀》，持續關注周邊安全情勢與中國角色變化，更自 2010 年起每年發布《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5 年除外），這也是日本唯一鎖定特定國家發布之官方報告，目標相當明確。例如 2020 年版《東亞戰略概觀》便指出中國可能跨越第二島鏈在西太平洋全境展開軍力，戰略選項之一是從背後瞄準美軍太平洋據點關島，從而引發新冷戰。<sup>31</sup> 於此同時，應對中國首艘自製航母山東艦在 2017 年下水並於 2019 年正式服役，日本在 2018 年 12 月批准的《防衛計畫大綱》與《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中，也針對海上自衛隊發展部分提及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將研擬搭載 F-35B 戰機「使短距起飛、垂直着陸飛機的運用成為可能」，從而使其朝「航母化」發展以強化反制戰力。

<sup>30</sup>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20," 2020,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EN\\_Full.pdf](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EN_Full.pdf)

<sup>31</sup> 〈日本防衛省東亞戰略概觀，指中國在西太平洋擴軍〉，《中央通訊社》，2020 年 4 月 10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2004100399.aspx>。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除了持續關注兩岸軍力失衡問題，一方面北京正式凌駕北韓成為其主要威脅，對於中國威脅之描述焦點更逐漸從「行為面」轉向「戰略層次」，顯示出某種感知升級之現象。

## 肆、日本之戰略思考與政策變遷

### 一、國家利益思考重點演進

無論日本最終戰略與政策選擇為何，根據現實主義邏輯，出發點必然是其主觀設定下的國家利益；對此，可分成以下幾個層面觀察。<sup>32</sup>首先，基於所處地緣環境與日本自冷戰時期以來的發展結果，由於經貿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東亞地區任何可能衝突與經濟動盪均勢必影響到日本的和平發展，至於為維繫區域穩定以保障國家利益，日本必須致力防止國家之間的對立與衝突升級，促進地區問題和平解決，並針對不確定性安全因素（新世紀初期鎖定北韓，近期則聚焦中國威脅）尋求共同（與美國同盟）對策。除了區域穩定性，其次則必須防止周邊出現可能為日本安全帶來負面影響之敵對國家或政權（北韓或中國），當然，日本首要選項乃是尋求創造雙贏局面，但一方面深受國內民族主義影響，另方面在美日峰會於 2014 與 2017 年（日本為安倍，美方則是 Obama 與 Trump）兩度公開宣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釣魚台議題的情況下，日本既成為美國重返亞洲、再平衡與推動印太戰略樞紐之一，在 2018 年貿易戰升高美中對立之餘，勢必影響日本處理與周邊假想敵（中國）之關係。

第三則作為工業大國，日本自然著力保護從中東經由麻六甲海峽，再由南海向北抵達日本的「海上生命線」航道，這也是其核心利益的一部分；對此，除仰賴美國第七艦隊與「南海自由航行」維護航線安全之外，日本也積極參與處理海盜、恐怖主義等問題的國際合作。最後，受到全球化影響，日本認為東亞地區不斷深化之經濟相互依存，需要各國彼此協調合作，才能透過共享地區整體利益，並藉此實現自身國家利益，因此應該在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中發揮主導作用。

據此，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期望以美日同盟為依託，藉此尋求突破戰後《和平憲法》下「專守防衛」帶來之限制以實踐不同階段的國

---

<sup>32</sup> 小原雅博著，加藤嘉一譯，《日本走向何方》，（北京：中信出版，2009 年），頁 93-97。

家利益設定，<sup>33</sup> 在認為中國經濟崛起乃「機會而非威脅」的前提下，2001年底提交的《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指出，<sup>34</sup> 維護日本和平與安全、維護自由貿易體系結構、維護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以及積極推動國際學術、文化和教育交流等，為國家核心利益所在，至於北韓核武與中國軍事現代化分別是短期與中長期安全威脅來源。值得注意的是，相較小泉時期略有突破但仍基本保守的態度，在2006年繼任的安倍晉三在2007年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的動作引發各方關注，儘管隨後卸任，在2012年再度組閣之後，又繼續在2013年12月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並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和新版《防衛計畫大綱》，2014年1月啟動「國家安全保障局」與4月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後，7月更透過閣議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接著則是在2015年與美國發表新版《防衛合作指針》並正式於國會通過了「新安保法制」。<sup>35</sup> 進言之，前述發展反映出安倍政權揭橥之「積極的和平主義」原則；<sup>36</sup> 相較過去透過自身非軍事化來落實世界和平的「消極的和平主義」，如今日本則希望以「普通國家化」為出發點，強化自身能量並走出國門以直接作為貢獻於世界和平。<sup>37</sup>

## 二、安倍時期日本對外戰略與政策方向

2010年的釣魚台撞船事件，一般被認為是中美日關係發展重要分水嶺。在此之前，儘管中日關係在小泉時期（2001-06）略有齟齬，無論2006-09年自民黨政權（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抑或2009-10年的民主黨政權（鳩山由紀夫、菅直人），至少都因經濟因素而選擇不直接挑戰北京；無論如何，由於中國自此打破「擱置爭議」原則，正式介入釣魚台主權爭議，加上美國「重返亞洲」推波助瀾，都讓日本開始調整過去的消極態度，自2010年起每年出版《中國安全戰略報告》，例如2011年版便指出中國正從「近洋國家」逐漸發

<sup>33</sup> Michael J. Green, “Balance of Power,” in Steven K. Vogel, ed., *U.S.-Japan Rel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 9.

<sup>34</sup> 金熙德，〈戰略創新乎，戰略貧困乎：評《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日本學刊》，第1期，2003年1月，頁48-60。

<sup>35</sup> 古詩涵，〈新安保法制之戰略意涵與影響〉，《國會季刊》，第46卷第2期，2018年6月，頁85。

<sup>36</sup> 安倍晉三在2013年10月12日於首相官邸召開關於國家安全戰略之座談會上首度提出。

<sup>37</sup> 北岡伸一，〈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走進日本》，2014年4月22日，<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108/>。

展為「遠洋國家」，將對日本及美日安保體系造成極大威脅，至於野田佳彥首相在 2011 年底宣布將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亦不啻象徵自鳩山內閣以來，美日同盟的漂流危機終於結束。<sup>38</sup>

前述轉變也反映在 2006 與 2012 年兩度安倍內閣的路線差異上。相較第一次組閣時的相對保守並嘗試推動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2012 年二度就任首相後，安倍晉三隨即在一年內出訪 24 個國家，其中半數以上位於東亞，並毫不掩飾指出中國擴張帶來的威脅，公開警告東海與南海已快要淪為「北京湖」。2013 年 7 月贏得參議院大選後，安倍更致力推動「俯瞰地球儀外交」，《朝日新聞》則稱其為「甜甜圈外交」，<sup>39</sup> 意指他刻意漏掉中國和韓國，甚至奉行「包圍中國的外交路線」。例如 2013 版《東亞戰略概觀》報告便指出，日本應該特別關注中國的舉動（尤其綜合國力及軍力增強以潛藏之不測事態，同年版《外交青書》也提及 2012 年 9 月日本將釣魚台收歸國有之後，中國對日本「領土、領海和領空的威脅」。<sup>40</sup>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替 2015 年後美日同盟合作升級提供了正當性背景，<sup>41</sup> 並讓日本在美國全球防衛布局中扮演愈發積極的角色，非但安倍自 2014 年 AEPC 峰會起便試圖改善對中關係，自 2016 年以來，中日雙方亦似乎都希望突破陷入低潮的雙邊互動，例如安倍便傾向藉由某種程度的「破冰」為陷入困境的「安倍經濟學」注入活水，2016 年 9 月對國會施政演講所稱「將從大局觀點出發改善（日中）關係」便是一例，但迄今實質進展有限。

儘管安倍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正式成為日本憲政史上在位最久的首相，不僅自 2012 年以來力推的「安倍經濟學」陷入僵局，所謂「戰後外交總清算」目標也面臨諸多挑戰，例如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問題與簽署《和平條約》努力依舊原地踏步，面對北韓金正恩在 2018-19

<sup>38</sup> 何思慎，〈日本民主黨政權的中國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27-28。

<sup>39</sup> Tung-Chieh Tsai, “Abe’s New Foreign Strategy and Its Challenges,” *Prospect Journal*, No. 11, 2014, pp. 99-126.

<sup>40</sup> 〈日本外交藍皮書指中國動向威脅日本領土〉，《BBC 中文網》，2013 年 3 月 27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3/130327\\_japan\\_china\\_policy.shtml](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3/130327_japan_china_policy.shtml).

<sup>41</sup> 杜曉軍，〈日本外交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日本研究》，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94；林柏州，〈美日安全關係的演變與其影響〉，《戰略與評估》，第 6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15-17。

年推動的「峰會笑臉外交」，日本成為六方會談架構中被「獨漏」的一方，2019 年 7 月與韓國爆發的貿易戰一度波及《情報交換協定》存續，同年 8 月中日相隔 7 年重啟戰略對話與 12 月於成都召開的中日韓高峰會，雖然有助緩和情勢，2020 年初陡然爆發的 COVID-19 疫情在切斷各國聯繫與既定規劃（例如原規劃習近平於上半年訪日）之餘，中國推動《港區國安法》與美中對抗明顯激化外溢之發展，也讓日本陷入政策兩難。<sup>42</sup> 在內外交迫窘境下，安倍於 2020 年 8 月以健康理由辭職，隨即由長期擔任其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獲選自民黨總裁並繼任首相；一般認為，菅義偉過去以輔助性官僚身分為主且較無外交事務經驗，短期內或以追隨安倍路線為主，但亦由此留下某些懸念。

## 伍、威脅平衡下的日本同盟戰略前景

### 一、對美國扈從之同盟政策基調

根據 Stephen Walt 的「威脅平衡」觀點，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行為者因感知安全威脅，因而傾向在扈從（bandwagoning）與制衡（balancing）之間選擇其同盟戰略；據此，無論從綜合實力（中國經濟崛起）、地緣鄰接性（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進攻實力（中國軍事現代化與近期習近平推動新一波軍改）、侵略意圖（中國自 2012 年以來愈發積極「走出去」並穿越島鏈）來看，儘管美國作為後冷戰時期單一超強的現實，從權力平衡邏輯可能引發反同盟之政策制衡，隨著「中國崛起」成為當前國際秩序面臨之新挑戰，它也是日本戰略考量中必須應對的主要思考核心。在 Walt 的理論模型中，越強大的國家行為者越可能採取抗衡策略以對抗威脅，但國家行為者若實力不足，則可能選擇扈從選項，加入某個陣營以制衡其威脅來源，至於結盟與否的意識型態因素將隨威脅程度增加而下降。目前看來，相較美國自 2012 年推出「再平衡」（re-balancing）以對抗中國，同年正式加入 TPP 談判並於 2015 年接受新防衛指針的日本，一方面藉由前述官方報告確認了中國作為威脅來源，在做法上則無異選擇了「透過扈從進行制衡」路線，至於 2013 年以來連續 8 年增長的防衛費用，亦顯示日本之自我安全認知與逐步加強軍事能力的想法。

<sup>42</sup> 〈日本對中國外交的兩難：政治壓力和經濟引力〉，《BBC 中文網》，2020 年 6 月 9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982948>。

進一步來說，中國威脅並非全然主觀認知下的結果；根據防衛省統計，2018 年度日本針對中方軍機緊急升空次數為 638 次，2019 年度更達 675 次，甚至截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中國海警船已連續百日在釣島周邊海域執行任務，創下 2012 年 9 月釣魚台「國有化」以來最長紀錄，<sup>43</sup> 在迫使日本修改自衛隊緊急升空標準之餘，繼前述 2020 年 7 月與美、澳在南海聯合軍演後，不僅美國隨即宣布將以 230 億美元出售 105 架 F-35 隱形戰機給日本，創下史上第二高軍售紀錄並使後者擁有美國之外最大規模同型機隊，日本也公開邀請英國參與明年的美日演習，並表態將加入「五眼聯盟」（Five Eyes）情報合作體系，<sup>44</sup> 直接反映其「中國威脅」之戰略感知，<sup>45</sup> 至於 2019 年美日「2 + 2」磋商宣示將共同關切太空、網絡和電磁波譜等領域技術進步之挑戰，亦暗示雙方合作或將由傳統安全擴及部分新興非傳統領域，儘管雙方（如同美韓）依舊存在防衛費用分攤挑戰，短期內確實顯現強化正面戰略互動之跡象。

## 二、日本同盟戰略之可能演進

源自冷戰遺產的美日同盟，自新世紀以來雖浮現某種從「紙上同盟」朝「行動同盟」邁進之跡象，<sup>46</sup> 不能否認，在「美主日從」的結構特徵與行動現實的暗示下，倘使日本不過是美國的「侍從國」（client state），<sup>47</sup> 在缺乏完全政策自主性的前提下，能否落實 Walt 基於理性選擇之假設，顯然不無疑問；例如孫崎享針對二次戰後日本

<sup>43</sup> 〈尖閣諸島沖合 中国海警局の船が 100 日連続航行 最長に〉，《NHK》，2020 年 7 月 22 日，<https://vietnam.vnanet.vn/japanese/%E6%97%A5%E6%9C%AC%E3%81%AE%E5%B0%96%E9%96%A3%E8%AB%B8%E5%B3%B6%E6%B2%96%E5%90%88-%E4%B8%AD%E5%9B%BD%E6%B5%B7%E8%AD%A6%E5%B1%80%E3%81%AE%E8%88%B9%E3%81%8B%E3%82%99100%E6%97%A5%E9%80%A3%E7%B6%9A%E8%88%AA%E8%A1%8C-%E6%9C%80%E9%95%B7%E3%81%AB/452170.html>。

<sup>44</sup> 〈強まる日本のファイブアイズ参加論 情報保護が壁〉，《產經新聞》，2020 年 8 月 4 日，<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200804/2008040047-n1.html>。

<sup>45</sup> Wajah Khan and Masaya Kato, “China’s rise forges new bond between Japan and Five Eyes,” *Nikkei Asia Review*, August 7, 2020, <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China-s-rise-forges-new-bond-between-Japan-and-Five-Eyes>.

<sup>46</sup> 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62-174。

<sup>47</sup> 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London: Verso, 2007).

外交決策界「隨美派」與「自主派」鬥爭之討論，<sup>48</sup> 同樣指出美國對於日本決策過程之關鍵影響力，以及東京在美日雙邊互動中長期扮演之相對弱勢角色。

儘管如此，無論是「自主派」短暫但間或取得執政機會，抑或自 1990 年代以來日本菁英推動「普通國家化」之共識，在維繫了日本一定程度自主戰略思考空間之餘，隨著國際情勢與結構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與 2018 年美中爆發貿易戰之衝擊下，不斷出現結構轉型與權力轉移暗示，加上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自 2017 年上任後一連串「退出主義」動作帶來的疑慮，雖然因為美國提供之國家安全承諾（同時基於某種政策思考慣性），乃中國現階段在經濟利益之外無法給予的替代物，致使日本在安全威脅疑慮下選擇持續扈從美國來抗衡北京，事實證明，包括日本在「尼克森震撼」下決定於 1972 年逕行與中國建交、1990 年代初期美日「同盟漂流」危機、<sup>49</sup> 2006-10 年從自民黨到民主黨接連推動對中「破冰」，乃至在 2019 年 4 月第五次外長級經濟高層對話後，中日宣稱雙方關係「重回正軌」之發展趨勢，<sup>50</sup> 在在證明，非但美國也時常被日本視為「威脅」潛在來源（主要指外交而非安全，例如 Nixon 時期的「越頂外交」或 Reagan 時期的匯率政策，至於 Trump 的非傳統性亦不啻是潛在威脅），特別是 2018 年中日兩國總理實現年內互訪（5 月李克強訪日與 10 月安倍訪華），在雙邊關係史上已然非常少見，接下來包括 2019 年 6 月參加大阪 G-20 峰會的習近平與 10 月訪日並會見安倍的王岐山，北京政壇「三巨頭」在 1 年半之內接連到訪日本，亦不啻透露某種新訊息，從某種角度來說，若非 2020 年突發全球疫情衝擊，美中日三邊互動發展態勢或未可知。

可以這麼說，即便日本未來仍將繼續維繫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短期內也看不到轉向與中國結盟之可能性，隨著全球結構持續變遷與其安全自主思考空間之提升，日本勢將更多地反思「威脅」之內涵並檢視各種政策調適選項；如同後冷戰時期以來美日同盟之實際發展一

<sup>48</sup> 參見：孫崎享，《戰後的日美同盟真相》，（台北：八旗文化，2016 年）。

<sup>49</sup> 參見：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

<sup>50</sup> 〈王毅：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中時新聞網》，2019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415002609-260408?chdtv>；〈中國日本「重回正軌」摒棄前嫌的現實考量〉，《BBC 中文網》，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573228>。

般，其下一步仍將持續受到國家利益與區域結構變動所牽引，至於日本是否更多地向「等距避險」方向挪移，或許是可加以觀察的焦點之一。

## 陸、結語

現實主義論者針對國際關係發展之描述，主要仍著眼於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者追求生存之理性選擇。值得注意，正因權力分配並非一成不變，於是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研究乃應運而生，加上結構環境亦有影響強弱之別，於是結構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相繼出現提供不同詮釋，至於考量到傳統權力平衡概念缺乏操作指引，無論威脅平衡或利益平衡，顯然都試圖進一步理解國家選擇同盟的動機起點。進一步來說，國家既須根據環境變遷帶來的新內涵去調整自身「求生存」政策設想，基於多數行為者均屬中小型國家（相對弱勢）的權力分配現狀（即便日本並非真屬弱勢，但憲政環境與美日互動結構仍對其產生重大關鍵制約），本文也選擇了威脅平衡作為理解其同盟戰略抉擇的思考核心。

根據 Walt 的詮釋，國家行為者對「威脅」的認知包括客觀（綜合實力、地緣鄰接性、進攻實力）與主觀（侵略意圖）兩部分，特別是對意圖之感知乃是它在選擇並調整戰略時的關鍵所在。就日本而言，儘管對中國之客觀威脅能力存有不同認知（因此有時傾向認為挑戰與機會並存），至少在主觀認定其潛在意圖方面，近 10 年來各種官方報告確實持續鎖定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包含中國軍隊快速現代化、近 30 年來國防預算增長超過 40 倍、成立航母艦隊，以及解放軍機艦於日本周遭海空域日益頻繁活動的跡證等，相較冷戰時期被動受到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牽引，這些都促使日本在後冷戰時期與尤其新世紀以來，更多地從「威脅平衡」視角進行自主思索，一方面描繪中國對於「現況」的挑戰，同時根據長期政策慣性與意識形態趨近性，選擇以強化對美國聯繫作為主要戰略回應，加上後者自 2009 年以來持續聚焦亞太（印太）區域發展，從而使一度「漂流」的美日同盟出現強化與升級的趨勢，尤其 2015 年的新防衛指針更暗示雙方或朝「對等夥伴」關係發展。

當然，由於「威脅」認知本來便存在主觀調整空間，這一部分解釋了日本自 2014 年 APEC 峰會以來持續摸索改善對中關係之道的背景，特別在安倍於 2020 年 8 月突然卸任加上 2021 年國會改選將屆，

無論外部環境挑戰（後疫情時期與美國政黨輪替）或其國內政局之可能變化，都將影響其「威脅」與「安全」之認知，並讓下一階段日本對美國同盟戰略發展存在變數，對此，確實值得我們加以追蹤觀察。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小原雅博著，加藤嘉一譯，《日本走向何方》，（北京：中信出版，2009年）。

李興等，《亞歐中心地帶：俄美歐博弈與中國戰略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2013年）。

孫崎享，《戰後的日美同盟真相》，（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

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Allison, Graham,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Brzezinski, Zbigniew,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Economy, Elizabeth,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5).

Goldstein, Joshu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9).

Lobell, Steven E.,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McCormack, Gavan,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London: Verso, 2007).

Morgenthau, Hans J., revised by Kenneth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2005).

Ray, James L., *Global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Scheuerman, William E., *Hans Morgenthau: Real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Shirk, Susan L.,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Zakaria, Fareed,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9).

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 二、專書論文

王緝思，〈中美關係：尋求穩定的新框架〉，收於王緝思總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香港：和平圖書公司，2006年），頁313。

蔡東杰，〈安倍新政權時期：外交戰略轉型〉，收於李世暉等著，《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6年），頁93-104。

Green, Michael J., “Balance of Power,” in Steven K. Vogel, ed., *U.S.-Japan Rel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p. 9-34.

Papadakis, Maria and Harvey Starr,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Small St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James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409-422.

Wohlfarth, William,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 Michael Brown et al.,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p. 273-308.

### 三、學術性期刊論文

古詩涵，〈新安保法制之戰略意涵與影響〉，《國會季刊》，第 46 卷第 2 期，2018 年 6 月，頁 84-106。

何思慎，〈日本民主黨政權的中國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1-49。

杜曉軍，〈日本外交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日本研究》，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93-98。

林柏州，〈美日安全關係的演變與其影響〉，《戰略與評估》，第 6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1-26。

金熙德，〈戰略創新乎，戰略貧困乎：評《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日本學刊》，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48-60。

趙葆珉，〈回歸歐亞大陸：中國大戰略轉型〉，《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2 期，2012 年 3 月，頁 101-109。

Banlaoi, Rommel C.,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Summer 2003, pp. 98-107.

Goh, Evely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 2007, pp. 809-832.

Herz, John,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4, 2003, pp. 411-416.

Mastanduno, Michael,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p. 49-88.

Schweller, Randal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Schweller, Randall, "Unanswered Threat: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59-

201.

Taliaferro, Jeffery W.,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2001, pp. 131-132.

Tang, Ship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p. 587-623.

Tsai, Tung-Chieh, “Abe’s New Foreign Strategy and Its Challenges,” *Prospect Journal*, No. 11, 2014, pp. 99-126.

#### 四、官方文件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8,” 2018,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8/DOJ2018\\_Full\\_1130.pdf](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8/DOJ2018_Full_1130.pdf)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9,” 2019,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19/pdf/DOJ2019\\_Full.pdf](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19/pdf/DOJ2019_Full.pdf)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20,” 2020,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EN\\_Full.pdf](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EN_Full.pd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2,” 2012, [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east-asian/pdf/2012/east-asian\\_e2012\\_07.pdf](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east-asian/pdf/2012/east-asian_e2012_07.pdf)

#### 五、網際網路資料

〈中國日本「重回正軌」摒棄前嫌的現實考量〉，《BBC 中文網》，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573228>。

〈日本外交藍皮書指中國動向威脅日本領土〉，《BBC 中文網》，2013 年 3 月 27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3/130327\\_japan\\_china\\_policy.shtml](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3/130327_japan_china_policy.shtml)。

〈日本防衛省東亞戰略概觀，指中國在西太平洋擴軍〉，《中央通訊社》，2020 年 4 月 10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2004100399.aspx>。

- 〈日本對中國外交的兩難：政治壓力和經濟引力〉，《BBC 中文網》，2020 年 6 月 9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982948>。
- 〈王毅：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中時新聞網》，2019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415002609-260408?chdtv>。
- 〈安倍展開日本戰後外交總清算〉，《日經中文網》，2018 年 11 月 13 日，<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2991-2018-11-13-05-00-40.html>。
- 〈解禁集體自衛，日承認專守防衛概念轉變〉，《中央通訊社》，2015 年 6 月 1 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6010439-1.aspx>。
- 北岡伸一，〈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走進日本》，2014 年 4 月 22 日，<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108/>。
- “China’s rapi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ces in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hearing before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and Emerging Threats, April 16 2013, Serial No. 113-22, <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3hhrg80462/pdf/CHRG-113hhrg80462.pdf>
- Allison, Graham,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 Frost, Ellen L.,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Strategic Forum*, No. 231, April 2008, <https://www.files.ethz.ch/isn/55111/SF231.pdf>.
- Khan, Wajaha and Masaya Kato, “China’s rise forges new bond between Japan and Five Eyes,” *Nikkei Asia Review*, August 7, 2020, <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China-s-rise-forges-new-bond-between-Japan-and-Five-Eyes>.

Swaine, Michael D.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 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u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

〈尖閣諸島沖合 中国海警局の船が 100 日連続航行 最長に〉，  
《NHK》，2020 年 7 月 22 日，<https://vietnam.vnanet.vn/japanese/%E6%97%A5%E6%9C%AC%E3%81%AE%E5%B0%96%E9%96%A3%E8%AB%B8%E5%B3%B6%E6%B2%96%E5%90%88-%E4%B8%AD%E5%9B%BD%E6%B5%B7%E8%AD%A6%E5%B1%80%E3%81%AE%E8%88%B9%E3%81%8B%E3%82%99100%E6%97%A5%E9%80%A3%E7%B6%9A%E8%88%AA%E8%A1%8C-%E6%9C%80%E9%95%B7%E3%81%AB/452170.html>。

〈強まる日本のファイブアイズ参加論 情報保護が壁〉，《產經新聞》，2020 年 8 月 4 日，<https://www.sankei.com/politics/news/200804/plt2008040047-n1.html>。